

父亲与大伯的渡江战事

吴照太

1949年4月21日,晨光未露。枞阳县七里矾江岸一带,整齐地停靠着三百多艘吨位不一的木帆船。船主们来自桐城、枞阳的白荡闸、桂家坝、老洲头等地,他们即将执行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:输送中国人民解放军,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。船工们个个摩拳擦掌,内心紧张又异常兴奋。

天刚亮,橘红色的信号弹在天空升起,千舟竞发,驶向江南。父亲后来说,那天的江面原本风平浪静,他和大伯攥着五吨小木帆船的橹,如同攥紧一场决定命运的杠杆。帆船离岸不远,天公作美,东北风渐起,升至三到四级。解放军战士协助父亲升起船帆,大伯掌舵,木船占得风势,奋力向前。渡江过程中,南岸国民党部队顽强抵抗,机关枪的嘶吼与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,炮弹落处,江水激起冲天水柱。但他们心中并无惧怕,因为船上有解放军,有坚强的后盾。

那一年春天,芦苇刚抽新芽。父亲才二十二岁,大伯比他年长五岁,二人皆是村里公认的好水手,见过风浪,运过无数货物,却从未像那天般兴奋——因为船舱里坐着的,是身穿黄布军装的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的战士们。

天尚未亮透,江面上只闻船桨划水的轻响。大伯稳掌着舵,父亲在桅杆边整理帆绳。第一趟,船上载了十七八名解放军战士,帆布兜里的枪杆偶尔轻碰船帮,发出细碎的“嗒嗒”声。战士们有的帮忙



理顺被风吹乱的船帆,有的凝望着江南的方向。船头垒着麻袋泥土,上面架有一挺重机枪。父亲回忆,那时无人说话,只听见风声掠过耳际,以及远方为掩护他们这些“渡江轻骑”而传来的隐约枪炮声。

第一趟抵达南岸时,天刚蒙蒙亮。战士们跳上岸,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。父亲和大伯未敢耽搁,立即掉转船头返回江北。江风把汗湿的衣裳紧贴在背上,凉意透骨。

第二趟,船上载了二十多名士兵,还有两匹军马。马匹性子烈,刚上船时焦躁躁蹄,几名战士紧紧拉住缰绳,低声安抚,如同呵护自家的孩子。

父亲立于船头,用竹篙拨开江面的浮草,大伯喊着号子调整航向。船身因马蹄躁踏微微摇晃,父子二人通力协作,再次平安抵达南岸。此时,天已大亮,阳光穿透江雾,洒在粼粼江面上,一片金灿。

渡江前夕,由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、政委谭启龙签发的渡江证书和纪念章已颁发到船工手中。纪念章背面刻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发”字样,日期是1949年4月21日(见图)。后来,父亲的渡江证书不慎遗失,但那枚纪念章却被他用红绸布层层包裹,悉心珍藏于一具木匣里。

如今,父亲与大伯均已故去,那艘小木帆船也早已无踪。可每当我想起父亲口中的那个清晨,我总觉得那艘船仍在江面上航行着,载着热血满腔的父亲与大伯,载着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,在我的脑海里,轻轻地,轻轻地摇晃。

皓月依稀照安庆

章宪法

古舒州安庆,与苏轼有缘。苏轼一生最后一顶官帽,叫做“舒州团练副使”。其一生最险的一顶官帽,则叫“黄州团练副使”。“乌台诗案”几乎要了苏轼的性命,所幸命运运转,这才到了黄州。

黄州即现在的湖北黄冈。在黄州的四年多里,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,写下了巅峰之作“一词二赋”(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)。黄州向东即舒州,但憾惜苏轼未向东一步,只在《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》中,了却了这桩舒州之憾:

山苍苍,水茫茫,大孤小孤江中央。崖崩路绝猿鸟去,惟有乔木挽天长。客舟何处来,棹歌中流声抑扬。沙平风软望不到,孤山久与船低昂。峨峨两烟鬟,晓镜开新妆。

小孤,即安庆的西部门户小孤山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苏轼尚有更多的磨难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,六十四岁的苏轼劫难终了,就此有了与安庆“团圆”的迹象:迁舒州团练副使。

苏轼遇赦从海南北归,于正月启程,七月四日到达廉州。廉州即今广西合浦,苏轼在此驻留了月余,吃了月饼,欢度了中秋,写下了这首《留别廉守》:

编萑以苴猪,涂以涂之。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。悬知合浦人,长诵东坡诗。好在真一酒,为我醉宗资。

廉州太守招待的美食,苏轼在诗中写了两种:烤乳猪,月饼。用芦苇包住一头猪,外面用泥巴涂满,烤后香气四溢,这头猪断断续续。望着头顶的一轮明月,苏轼慢慢咀嚼,品尝鲜明的月光,这“小饼”不能不叫它月饼。

苏州离开廉州的时间,是八月二十九日,吃小饼时当值中秋。但是,苏轼没有言称月饼,也没叙及团圆。“小饼如嚼月”,一个“嚼”字,给出了小饼十足的硬度,表明这是与日常饼食的差异,但它确实不叫月饼。月饼的最早记载,见于《梦梁录》,一本书写南宋

都城临安的著作,成书于元军攻陷临安之后,这也意味着,苏轼尚不知道“小饼”将要改名“月饼”。《梦梁录》写月饼时还叙及到“开炉饼”,它们的制作大约都要炉烤,品尝之时必须靠“嚼”。

中秋本来称作“仲秋”,秋季三个月中的第二个月。这一月旧有两个重要节日:一个叫“秋分”,昼夜等分之日;一个叫“秋社”,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。秋分祭拜月亮,秋社祭祀社神,这都是传统社会的大事,但时间推算又如此麻烦,合二为一是大势所趋。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,动因在于便民;中秋节庆团圆,则是文人的附会。万民认同一小撮文人的主张,大约在明朝。明嘉靖二十六年(1547)版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载:“八月十五谓之中秋,民间以月饼相遗,取团圆之义。”

苏轼是不知道月饼有“团圆之义”的,也没能够与安庆如愿团圆。在八月二十四日收到的诏告中,“迁舒州团练副使”后还有四个字:“量移永州”。量移,指的是官吏因罪远谪,遇赦酌情调迁近处任职,这是朝廷对苏轼的体恤。从海南岛远涉安庆,不太适合六十多岁的老人。

但是,苏轼是准备前往安庆的。获赦免北归途中,苏轼数次给苏伯固写信,准备定居龙舒:“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,已托人问之。若遂,则一生足食杜门矣。”苏轼还六次致信李亮工,告知要一见李公麟:“某更旬日乃行,逾远,怅望。意决往龙舒,遂见伯时善也。”古龙舒,在今安徽舒城、桐城及怀宁一带;伯时即李公麟,李亮工的兄长。李公麟、李冲元、李亮工三人隐居龙眠山,世称“龙眠三李”,也被认为是安庆桐城人。

苏轼一生遗憾淋漓,北归途中尤甚:跟随苏轼的仆人们,七十多天里病死六个,苏轼内心极度恐惧而悲凉,甚至自感去日无多。最终,苏轼未居永州,也未至舒州。次年中秋将近,苏轼病逝常州,成为永州与舒州的共同憾事。但历史的苍穹里,苏轼始终是一轮皓月,离天上宫阙不远,离舒州安庆很近。

许仙送伞

储凌云

春天,我们这所乡村小学的全体女生簇拥在教室后边的一个小土坡边,年龄六岁到十五岁。全校只有两个女生有裙子穿,六岁的我有一条白底碎花的连衣裙,另一个女生七岁,有一条绿底杂花的半身裙。乡村电影院放的电影让大家都知道了青蛇、白蛇、许仙。在那个黄色的小土坡边,身穿白裙子的我被指定为“白蛇”,那个女生则是“青蛇”,其余女生都是“许仙”,她们都做撑伞状,手拿一朵花,款款地从土坡上走下来,对着我,拖着戏腔深情地道一声:“娘——子!”“许仙”们经过我身边时,嘻嘻哈哈笑弯了腰,边笑边说出“娘——子”二字,这番没有正经相,我也就无法选出合适的“许仙”。最后,我这个白娘子也客串了一把许仙,依然是笑得前仰后合……

上课铃响了,大家各自奔进教室。我们一年级的和五年级在一个教室,我仿佛是被花蜜熏醉的小蜜蜂,没有坐到一年级的座位上,而是赖到五年级最后一排大姐姐们中间。老师给一年级上的课文是《小燕子飞回来了》。老师先朗读:“春天来了,小燕子……”我跟着大声读,有点儿洋腔八调,同学都哄笑起来,老师看我一眼,也笑,又接着重读:“春天来了,小燕子……”我的兴奋劲还停留在教室外的“白娘子”和粉红花上,鹦鹉学舌:“春天来了,小燕子……”老师有点生气,说:“你,去教室后边靠墙站着,下课去我办公室。”

教室里一下子寂静下来。靠墙罚站我倒不怕,但去办公室是要打手的吗?小小的我只能脚尖勾着地面,黄土地面很快就被我“勾”出个小坑,一片粉红色的花瓣从我头上飘落下来,好像也在笑话我。

下了课,我嗖地躲到教室外的屋角,高年级的同学三不三不地就过来吓我:“老师喊你去办公室哦。”我偷偷探出半个头,瞟向办公室,门口没老师呢。“你骗人!”我朝他们吼……

1993年港台剧《青蛇传》开始大火,剧中有台词“与有情人做欢乐事”,我一下子想到十年前的那个春天,我们一群小小的有情人也做了欢乐事。至今,那个欢乐事在我的记忆星河里依然熠熠生辉。

昨晚散步,突然下雨,幸好包里有伞。同行的姐姐忽然说了一句:“我没背伞,但许仙会送来的。”

我一下怔住。她居然说到了许仙!她居然还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少女心!

这些年,生活把我锻造我成了一个粗糙的女子,我哪里还会想得起来等着许仙送伞?“人是人,妖是妖”,如非要人与妖二选一,有人偏要选妖,要装成柔弱,明明能变幻雨伞万千,却偏不,而要媚眼如丝等送伞,要是没人送,宁愿让雨淋死掉。这些人,才深情而可爱啊。

